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99年，但這場運動當年對香港社會是否形成影響、形成了多大的影響，則在學界一直是個頗具討論性的話題。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陳學然日前在城大舉行的講座中，介紹了當年的五四和香港之間的歷史聯結，也深入剖析彼時環境之下香港的文化和社會風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此次講座主題是「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的發展」，講座由教育局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與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合辦，田家炳基金會贊助。講座吸引眾多城市大學師生及本港中學歷史課程老師參與。

歷史定義與本港迴響

陳學然對五四的概念，提出了幾個不同面向的定義和思考。文化上，提倡民主、科學；批判傳統文化、迎進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文學上，主張文學革命，廢文言文、推行白話文、倡寫新詩；普及文學、發展平民教育。在社會層面上，則具有學生的犧牲精神，社會的別裁精神和民眾的自決精神。這種自決在當時基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思想，演化為學生的罷課、工人的罷工、商人的罷市，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特質。但陳學然也指出，五四的影響在政治層面終究來得大一些。

北京五四運動發生之後，陳學然指香港當時的報刊輿論進行了回應。1919年5月8日的香港《華字日報》（創於1872年，1946年7月1日停刊）社評文章〈青島問題之悲觀（四）〉，發揚五四運動大力宣揚「內除國賊」的主張，並把亡國危機歸咎於始作俑者北洋政府。《華字日報》在1919年5月8日「粵聞」一欄，發表〈關於北京警廳逮捕學生之通電〉，聲援火燒趙家樓的北京大學生，亟言學生行為之合理合法性。宣揚賣國賊當誅：「曹章賣國，人盡可誅，該學生等激於熱誠，為國討賊致被逮捕，凡有人心均應愛護，請即一致主張不得加以懲辦至為盼禱。」該報當天也報道廣東省高校學生在5月7日舉行的國恥紀念遊行情況。這些報道為香港點燃「五四燭光」起到一定的宣傳、鼓動作用。

陳學然在講座中表示，到了當年5月底，香港市民中已有人受中國內地排日風潮感染，不理會政府警告，在街上貼出罷用日貨的單張，藉以鼓動市民的反日情緒。個別商人私底下也不購入日貨以示抵制。而當時的英文報紙，也對這一股愛國風潮有回應，陳學然羅列史料指出，1919年5月21日英報《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刊登新聞「排斥日本行動（Discrimination Against Japanese - unorganised Boycott in Hong Kong）」指出，自內地排日風潮爆發十

家國之間話五四

在地性民族性再思考

今天的香港，陳學然直言，人們對五四運動本身的掌握和關注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不少傳媒輿論在審視和五四有關的新聞報道時，也只是關注一些青少年制服團體在五四紀念升旗儀式中使用中式還是英式的步驟。他更覺得，思考99年前的五四運動，需要更加多元的視角，從民族性和在地性兩個層面去思考五四運動——特別是文化思想層面的民主、科學價值對香港、國家帶來的穿越時代的影響。由國而地、由地而國，是解讀歷史、認識歷史、學習歷史的地理背景，也更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視角。

保守輿情與港英應對

在當時，香港大學生要求以學校名義致信巴黎和會抗議。香港中、初等學校，如陶英學校有九名8至17歲學生遊街。也有人隱晦倡用國貨。

不過，陳學然在講座中指出，根據其研究華商總會或華人領袖是反對抵制日貨，如劉

鑄伯在育才書院教訓學生不得過問政事。所以，香港社會各界呈現的狀態是：個別商販響應抵制日貨，零星市民罷用日貨，但整體日貨銷售未受影響。此外，港英當局的反應是陳學然在講座中的論述重點，可以概括為：嚴陣以待、全力打擊，拘控中小學生、杜絕五四在港擴散。整體而言，在內地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在陳學然看來，於香港卻出現了「運而難動」的狀態。這和香港社會當時極為保守的文化氛圍、輿情有很大關聯。

陳學然以魯迅為例，表示魯迅曾極力譏刺香港的落伍與保守，又大力抨擊港督金文泰（1875年-1947年）在香港推行的尊孔之舉，把尊孔崇聖嘲為別有圖的「大英德政」。香港被魯迅稱為「這樣的香港——粗淺平庸到這地步」，呈現出一副閉塞、守舊的人文圖景。魯迅在港有着強烈異地感和異國情調，與盛行於內地且引起極大迴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未有波及香港息息相關。此外，也有內地輿論點出香港這樣一座表

五四運動對香港產生了影響，但不如內地來得大和猛烈。



本港的華人廟宇彰顯某種文化保守性。



內地社會變革運動令港英頗為警惕，圖為省港大罷工浮雕。



講者陳學然副教授。



清末新思潮的報紙對香港影響有限。



港英當局長期奉行尊孔方針。

港畫家佳作大連展出 筆隨彩動中西融合

香港畫家司徒志明的《筆隨彩動——水粉及粉彩》展覽，日前在大連恒隆廣場上美學館開展，共展出23幅以數字來命名的水粉和粉彩作品；展覽持續至本月20日。

司徒志明的畫作有着西方近現代繪畫與中國傳統繪畫融合的印記。在《30》這幅作品中，可以看到野獸主義繪畫中對於色彩的執着，以及對於畫面二維化的現代主義表達，大面積的色塊給人強烈的視覺衝擊。

相比之下，在《44》這幅畫作中，司徒志明對於畫面的處理顯得頗為冷靜。淡雅的色調、柔和的線條以及從畫面中心暈染開的光線，給整幅畫鋪上一層薄紗，彷彿午後的陽光給人寧靜、淡雅之感。

策展人姚楠表示，司徒志明作品色彩的繽紛和寫意的情調，流暢飄揚的線條風格，構圖的佈局與物件的透視，自然簡約、隨心而又合理準確。用色濃淡有致，亮麗而斑駁，躍動而典雅，絢爛而含蓄，有強烈的節奏、活潑流暢，一氣呵成。

姚楠表示，一個畫家深深陶醉其中，用心



觀眾參觀《筆隨彩動》展覽。

筆繪製的作品非常珍貴。而司徒志明的絢麗色彩畫作，的確帶給人喜悅、輕鬆，告訴人們世界既具活力而閒適、既新奇而優雅、多變而可愛。

司徒志明七歲起跟隨水墨大師呂壽琨學畫，後為追求更自由表達方式而改學西畫，於上世紀70年代遠赴意大利、西班牙學習。現於香港嶺南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香港藝術學院及澳門藝術博物館從事教學及藝術推廣。

文、攝：宋偉 大連報道



《44》畫面處理得頗為冷靜。



《30》大面積色塊，予人強烈的視覺衝擊。

悠長的1968

50年前的1968年，是歐美國家風起雲湧的一年：學生示威、工人罷工、反種族歧視、婦女爭取權益、同性戀爭取合法化……這一年，在悠長的歷史洪流中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為上世紀70年代後期的經濟蓬勃發展打下基礎。

本月29日正是法國「五月風暴」50周年紀念，當年的所有抗爭行動，均以此為焦點。英國歷史學家偉南（Richard Vinen）新書《悠長的68》（The Long '68），分析了當年激發西方社會動亂原因。他形容「五月風暴」是二戰以來，最惡劣的街頭騷亂。

偉南的分析，以當時的美國、法國、西德和英國等四國為主，尤以法國為重點。到了今天，法國極左學生的大規模抗爭行動，仍然此起彼落；半世紀前先祖們的「壯舉」，他們繼續發揚光大。

該書指出，法國二戰後出現嬰兒潮，據1966年統計，三成法國人的年齡低於20歲。但許多社會設施，如教育和就業等，均無法追上人口需求，令年輕人看不到畢業後前景。

法國極左學生最初是反越戰、反資本主義和反壓迫；另有一種說法是他們對中國的呼應。法國學生高舉毛澤東、馬克思和哲古華拉的照片上街，高唱《國際歌》。法國工人階級希望改善薪酬和工作環境，罷工支持學生的抗爭活動。

5月29日，僅有五千萬人口的法國，竟有一千萬人上街示威。他們用石頭襲警、燒車、設路障，與警察展開游擊戰，警察的催淚彈如雨般撒落。工人更佔領工廠、議會廳和警局，導致法國全面陷於癱瘓。

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隨即宣佈政府改

組，禁止示威遊行；警察更進駐巴黎大學拘捕學生。至此，法國的學生運動已遍地開花，撒播到歐美各地。

英國的學生運動，起初是反越戰和反核武，後來因保守黨議員鮑威爾（Enoch Powell）於4月20日發表一篇名為《血流成河》（Rivers of Blood）的演講，導致學生運動趨惡化。鮑威爾的演詞極具煽動性，他呼籲政府限制移民入境，他認為大量移民將令社會分裂和製造暴力。

鮑威爾的觀點激發學生運動升級，學生們圍攻美國駐英大使館，與警察發生衝突。結果喜劇收場，學生們挽着警察手臂高唱《友誼萬歲》。

西德的學生運動成因較複雜，二戰留下的陰影令新一代沒法釋懷。首先，學生清算父輩當年追隨希特勒的所謂「理想」，要求父輩承認犯下滔天罪行。後來，學生運動演變成暴力活動，產生一個極左「紅軍團」（Baader-Meinhof Group）組織，進行暗殺、縱火和搶劫等非法活動，導致西德社會動盪不安。

美國學生示威活動除了反越戰，還有黑人反種族歧視運動。1968年4月，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遭暗殺，隨即四大城市發生黑人騷亂；6月參議員羅拔肯尼迪被暗殺，全美各地的示威行動一發不可收拾。

許多現代出色的政治人物，都曾經參與過1968年的學生運動，如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和前德國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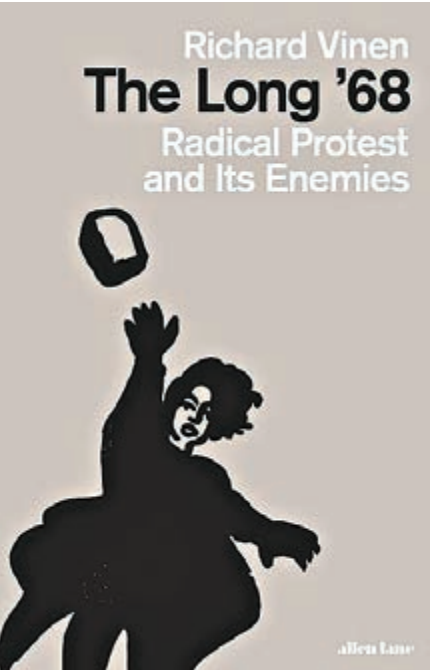


1968年法國學生示威行動演變成騷亂。

網上圖片

理施羅德。許多政府也吸取了這一年的經驗教訓，施政更加透明開放，促進了日後的經濟迅速增長。

《悠》書作者偉南說：「沒有單一的歐洲歷史，只有彼此重疊和纏結的複式歷史。」我們應該以史為鑑。



偉南新書《悠長的68》。網上圖片